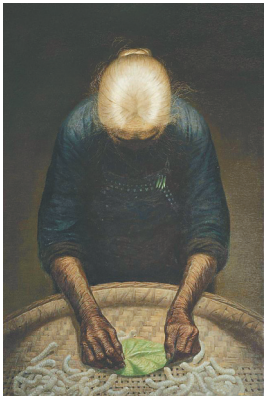


市井烟火 符浩勇 娘这一辈子



罗中立油画作品《母亲》

我们乡村习惯把母亲唤作娘亲。我娘在八十年前癸未之年的十月降生在今天屯昌县新兴镇卜文村委会一个叫三马六的村子里。这年的十月是闰月，初五的酉时她呱呱落地，当晚当空的弦月格外柔亮，遍野浮动月季芳香，她的爹娘为她取了个“月香”的名字，却未能带给她温馨浪漫的童年。

娘在七岁时，她爹娘就盘着一条粗糙的牛绳在村外的牛栏绝她而去了。

吃糖菜粥也长人。娘十二岁时，开始流离失所，跟着姐姐背井离乡，寄身于一个叫牛斗园的村子里。为了糊口生存，她勤快劳作，包揽了所有的家什活计。

娘嫁给爹后，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勤俭持家，春播时在田间捡到三五个田螺，冬修期在溪渠提几只草虾，饭点时厨房里便飘出诱人的香气。父亲成为娘这辈子的依恋。我记得，有一年父亲被公社抽调去供销社烘荔枝一个月，其间还去过广东增城。父亲回家来只带十多颗被烘透的荔枝干，但母亲迎接父亲的是土罐里被热锅煎油炙干的三层肉。这也是我和大妹妹渴望多时的奢侈佳肴。

娘这辈子生有一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儿女们未能带给她意外的幸运与吉祥。她或许永生不会忘记，二女儿罹癌后期那枯竭的眼神和无助的痛苦呻吟。而在父亲走后，她只能在视频里，与坐轮椅的三女儿筛选着互相宽慰的话题。

尽管娘斗大的字识不到半升，扁担躺在地上也不知道那是一个一字。但她与父亲合计勒紧腰带，啃萝卜，蘸盐花，也要供儿子读书。在村里，常见娘起早贪黑去井边淘洗补了又补的旧衣裳，晌午已过，她还在田野里忙活。

儿子读书参加工作后，与她却聚少离多。但儿子心里是惦着她的。

娘这辈子最欣慰的是，她与父亲在省城海口糊口两年多，那里物价高，但人的心情更高兴。她曾对旁人说，城里的光景是乡下总不能比的。但她和父亲因为语言不通，去医病时很难产生有效的交流，最终他们又迁回到那个尘嚣喧闹的小县城。

三年前，她中风多年的后遗症尚未痊愈，执意回乡下的父亲又因为一个喷嚏引发疝气嵌顿抛下孱弱的她匆匆走了。随后的两年时间，她仿佛失却了升腾的灵肉和魂魄，躯体成了一具虚幻的空壳，挺在日月的风中雨里。

今年是壬寅年，她八十岁了，依旧不肯进城居住。坚持独居在山清水秀的四英岭乡下。每一个周末，他的儿子都会翻过山峦迎着炊烟回到寂静的老家，陪着她一起吃饭，听她回忆那些陈年往事。娘住院时，虽然医生叮嘱过，她患过中风，运动量少，营养不能过剩，或成病染累赘，但作为儿女，看在眼里，她胃口还好，还是让她多吃些。可是端午临近，她又忽然病倒，再次中风脑梗。

今年农历五月廿二日八时一过，娘在弥留之际，星匿月隐，她一直等到她的

儿子从海口赶回，俯跪在她身边，才撒手人寰，驾鹤西去。

母亲，我的娘！自从你瘫痪不能言语，我就知道你还有很多话来不及诉说，我无力回天，但我们母子还有梦。■

流金岁月 汪初昕 一袭蓑衣

唐代诗人张志和在《渔歌子》这首诗中写道：“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原野上秀丽景象被多情的诗人描写得诗情画意，令人浮想翩翩。其中，我对于棕蓑衣的印象停留在儿时记忆中，至今仍旧依稀可辨。

用于制作蓑衣的材料就是棕树上的棕片，棕树在我们当地农村随处可见，树形高大挺拔、树姿优美。在乡下农村里，棕树浑身都是宝，青翠的棕叶可以来绑粽子，也可以连柄一起砍下制作成扇子。而树干上的棕片用处就更多了，做成棕扫把、棕毛刷、拧成棕绳、棕绷板床等。在过去，还有专以棕毛为营生的手艺人，大家称之为“棕匠”。一般也只是在自己的家里，编制好各种棕制品，挑在肩膀上沿村叫卖。

制作一件棕蓑衣一般需要五到六斤棕片。先把棕片从树上割下，用铁刷刷洗棕尾，使棕片平顺，并清理干净附着的碎物，去掉杂质做防腐处理，然后置于柴火垛上晾干。之前，还要制作用来缝制蓑衣的棕绳。将一些细碎棕片集中起来，拿到一个齿耙上扯开，这一工序称之为抓棕。棕毛抓细以后，就可以用来拧绳了。拧绳的工具是一个“十”字形铁把子，中间长把上有钩。先钩住若干细棕毛，右手不停旋转起来，左手就势将细棕毛拨拢过来，旋转的棕绳把细棕毛缠了起来，就拧成了一股细绳子。这个过程是要左右手相互配合娴熟，才能拧出粗细均匀的绳子了。

在我读书那个村庄里，有个专门从事棕片加工的棕匠，在下半年，即收割棕片的季节他会特别忙碌。缠拇指粗的棕绳是用一部架子车，上面一排带钩铁钩，手把一摇，整个铁钩都转动。光棕绳就有粗细之分，细的棕绳可穿竹箩筐；粗的棕绳有拇指那么粗，可用于上山砍柴绑柴火。那时，只要有空，我就跑到他家去看做棕毛的活计。记得这家有叫泰伯的老棕匠，六十开外，精神矍铄，是制棕的一把好手。制棕最考验技术的就是编织棕蓑衣了。门前安放一张大台子，挑选棕片若干。编织蓑衣从领口开始，台子上放置一个倒扣的粗瓷大碗，各棕片串连起来，围着大碗沿口一圈，收拢之后，继而固定好，脱离碗口。再把碗沿扒开一道口子，这样，领口就做好了。接下来再将棕片一片接一片，各棕片错开，先用棕榈叶固定住，往下就结成菱形的花一样，自上而下织成斗篷的形状。固定好雏形之后，就可以用钢针穿细棕绳进行缝制。钢针有二十多公分长，一端尖头，另一端带钩，带钩可穿棕绳。只见泰伯一只手压住棕片，另一只手持钢针，缝制之前，将钢针在台上的碗里沾点菜油，以便于缝制轻松自如。棕片干结，容易滞针，因此，每次缝制的时候，台子上都要放一碟菜油，用于润滑。一件蓑衣一般要缝制五十多行，二百多个针脚。领口与衣襟用薄嫩棕片包边细缝，最后缀上系带和扣子，里面要光洁，外面要平整、美观，下摆的棕毛要让它自然垂悬，一件可遮风避雨的棕蓑衣就算制作完成。由于工艺异常繁琐，每个环节必须全为手工制作，且需要很长时间和娴熟的技巧，制作一件棕蓑衣需要三至四天时间。

棕蓑衣过去在农村算是一种雨具，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和箬笠相配，身着

蓑衣，头戴箬笠，耕田插秧，荷锄挑担，是乡村一道最淳朴的风景。有了塑料薄膜之后，棕蓑衣慢慢退出了人们的视线，棕匠大多也改行了，制作棕蓑衣这门手艺渐渐失传了，留下依稀记忆在岁月深处，成为日后温馨的回忆。■

茶悦人生 耿艳菊 慢饮一盏茶

院子里的杨树，转眼间，已是满树青翠，树冠成了一大朵蓬勃的绿云，绿云里住着燕子一家，小麻雀也来凑热闹，布谷鸟也在房檐上方执着地鸣叫。众鸟喧哗，却不吵闹，小院子分外安恬宁谧。

现在是夏天，我在夏日里想起春天时小院子里的风景。

西边的小菜园里，胭脂色的海棠花苞仿佛一瞬间盛放，成了雪白的精灵似的小蝴蝶。清风徐徐，一片片花瓣缓缓飘落在湿润的泥土上、青青的小葱上、菠菜青翠的叶片上，也落在我们被春风吹软的心坎上。海棠无香，可是空气里怎么到处弥漫着清甜的芬芳气息呢？

庭院春深，想起时光的流逝，有几分惆怅，却是淡淡的，人间好时节，一年里最好的时光应该就是此时吧。单衣单衫，轻便适宜。微风轻轻吹，带着清甜的花香，还有清新的草木香。

好多年没有在春天回到小院，而小院却依然是多年前春天的气息。虽然房屋在时光里愈来愈陈旧，却也会令人愈来愈想念那旧旧的温柔和沉静。院里的树木和菜园还是老样子，仿佛多年只是一瞬，世界再匆忙，也只有它们一如既往地悠闲安宁，立足于一方微小却厚实的泥土中，以平和的姿态迎接日升月落、月落日升，什么时候都兴致勃勃。

回到小院的日子慢而简单，像有一道无形的屏障把外界五光十色的喧嚣热闹都屏蔽了。“微风细雨一壶春，慢煎光阴一盏茶。”这时候，很适宜慢悠悠地煮一盏茶，拿一本书，搬一把多年前的旧旧的老藤椅，放在廊檐下，心思简净地看几页书，惬意地喝一盏茶。

这茶也是蕴含着柔柔的人世情意，是特别的。前面院子的大娘从小看着自己长大，久未回到小院，乍一见，像亲人一样细心亲切。长途跋涉，舟车劳顿，从遥远的城里归来，想必会上火不适，她送来了自制的新鲜的蒲公英茶叶。蒲公英是东边的河堤上挖来的，然后经过阳光和风的轻拂，仔细收藏起来，就成了漫长日月里特别的茶叶。从前，在春天，我们总是会挽着小竹篮，邀上邻家伙伴，一起到河堤挖来很多蒲公英，慢慢晾晒，那曾是春天里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煮茶的水是小院里那个古老的压水井里压上来的，还是从前的老味道，沁凉里有淡淡的甜。煮茶的炉子也是昔日的，蓝色的漆皮斑斑驳驳，有一面还凹进去了一些。煮水的壶也是旧的，把手却亮亮的，那是岁月赐予的包浆。尤其那几只茶盏，旧得让人想不起它们的年月，它们顽固坚强，在长河一样的时光里被无意摔过很多回，却依旧沉默如昨，和我们相亲相厚。

满眼的老物事，温柔宁静，像一行行节奏舒缓的诗句，时光在这里仿佛忘记了奔忙的脚步。想起起初回来时还有些踟蹰，平日里生活忙碌得像陀螺，哪有时间放下眼前的事情奔波千里回到小院，更没闲情来悠然地坐下消磨时光。但当站在静谧如昨的小院，听着清脆的鸟鸣，一下子就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这是城市生活从来没有的感受，在钢筋水泥结构的城里，在车水马龙的热闹里，每天晚上都要紧张兮兮地定好闹钟，

看了一遍又一遍，还生怕闹钟罢工，忘记喊醒疲累的我而耽误了第二天的事情。

时间在这个小院子里仿佛是无尽的，尽可以放下一颗心，心思简静地感受一阵清风的细语，品味一盏茶微苦的清香。

在一盏蒲公英茶的清香里，茫无边际地想想心事，想想往事，也想想未来。匆忙的生活多半会让人心浮气躁，坐下来喝一盏，并不是浪费光阴，而是更好地前行，知道自己的来处，了解自己的内心，才不至于在生活的大河里随波逐流，迷茫无措。■

读史侧翼 汪舟 晏子识才



《古圣贤像传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本）中的晏子。

晏子是春秋后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公元前556年，其父晏弱死后，继任齐卿，历任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世，辅政长达四十多年，传世有《晏子春秋》一书，是战国时代后人搜集有关他的言行编辑而成。

晏子识才不拘一格，有独到的眼光。他任齐国宰辅之时，刚刚换了一个车夫，这位车夫出身农民，性格豪爽率直，不拘小节。晏子虽为齐国高官，但他平时对下人比较和气宽容，也没有发现这位车夫有什么缺点。

有一次晏子出门，车夫像平时一样，为晏子驾车。车夫回家后，车夫的妻子却要 and 车夫离婚。离婚的缘由是这样的：早上车夫为晏子驾车的时候，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偷偷查看，只见自己的丈夫站在车马旁洋洋得意、神气十足、口若悬河，旁若无人，完全不像个车夫的样子，她对丈夫的表现非常不满。车夫回来了，刚一进门，她便准备收拾东西，要求离开他。车夫百思不得其解，很是奇怪，便问妻子是什么原因。车夫妻子说：“我今天早上看到，晏子身高不足六尺，当上了丞相，名声显赫。今天我看到他的面容，他沉静安详，志向高远，对谁都保持着谦逊有礼的态度。而你可好，身高八尺，还是一个驾车的仆人，却狂妄恣肆，完全没有顾忌相应的礼节。你平时口无遮拦，容易自我满足，经常沾沾自喜，所以我要求离开你。”车夫听完妻子的一番话，仔细想了一想，很是惭愧，并深深自责，决心努力改正。

此后，这位车夫性格果真改变了许多。没过多久，晏子也发现这位车夫前后判若两人，很奇怪地问车夫是怎么回事，车夫如实地将情况讲了出来。晏子对属下官员感叹道：“一个人知道了自己的错误，善于反思并能够在行动上积极改正，这是大善。世界上很多人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却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改变自己。车夫能够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啊！”

车夫虽然是一个农民，没什么文化，但是晏子认为车夫有圣人的根基和潜质，为人诚实，可堪大用，就向齐国国王推荐。后来，这位车夫升任到大夫的官职，把地方治理得很好，确实没有辜负晏子的眼光。■